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大夫部中

管仲

齊子糾奔魯〔左莊八〕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無知弑襄公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詳召夷吾召忽皆子糾傅

子糾生臣忽

堂阜稅囚〔左莊九〕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高傒齊卿高敬

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於敬仲〔齊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曰請諸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

之於是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

鮑叔知管仲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又]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不恥三行

又傳仲述傳管夷吾射桓公中鉤纂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求縛桎梏也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

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

三釁三浴

（齊語）管仲至三釁三浴之　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　以香塗身曰釁或爲熏

富國彊兵

（史記）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輕重謂錢也

定民居成民事

（齊語）管仲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

井處農就田野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三分國鄙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唯亂貌易變易也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上鄉十五士軍上也下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國子高子皆齊上卿

作內政寄軍令

〔又〕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諸國安矣其可乎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

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故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內政軍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攉射

鉤〔左僖二十四〕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晉語〕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戰申孫之矢集於桓鉤而無怨言申孫矢名鉤帶鉤 |

束縛立功名〔家語〕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書社三百〔管子〕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乎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城小穀〔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爲管仲也小穀齊邑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

城私邑

救邢 〔左閔元〕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伐楚 詳桓公

招攜懷遠 〔又僖七〕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若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 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辭上卿饗〔又僖十二〕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

謀受胙〔齊語〕桓公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賜胙曰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賚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

舉盜〔雜記〕管仲遇盜取二

人爲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言所遊者邪辟此二人爲可難爲上〔文〕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君子上不僭上鏤雕鏤也紘冕之紫以組爲之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大夫士緇旅道也立屏當所行之道以蔽內外樂三歸說先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大夫而立者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持其信乎內政委爲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匠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富擬公室〔史〕記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僭知與爲取〔文〕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

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著書

(又)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問可相哉

(又)管仲疾桓公問曰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竟亂

召忽

公子糾附

弃督

(左)非(入)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召皆子糾傅杜預曰子糾小白庶兄(按)程子謂小白兄子糾弟

納糾

春秋莊九公伐齊納糾齊小白

入于齊按左氏春秋作子糾公穀春秋無子字（左）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殺糾

（又）齊人取子糾殺之（仝）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評管仲生竇魯地

死臣生臣

（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其社稷守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將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而

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遂出許諾遂傅小白僖公卒諸兒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爲桓公桓公問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乃遂束縛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

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節儉力行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之，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諫納欒盈

（左襄二十二）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陳文子曰：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知禍將作〔又〕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不可以不懼明年齊伐晉

知憂及君〔又〕襄二十三齊侯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不死君難〔又〕襄二十五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不與崔慶〔又〕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大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襄二十八)慶封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告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不受邶殿(又)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納政與邑(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亂

知齊將為陳氏(又昭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舊量之鍾六斛四斗陳氏豆區釜皆加一則鍾八十

一言省刑

又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湫下。隘小。囂。聲。塵。土。爽。明。塏。燥也。旅。衆也。言不敢勞衆爲已宅。踊別見者屨。湫子小反。塏音凱

更宅

復宅（又）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之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二三子謂鄰人

知姜危（又）晉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子雅。公孫竈字。子雅子尼。皆齊惠公之孫。競強爽。明也。

不助四族（又）昭十齊惠欒高氏皆耆酒。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

皆伐為歸公召之而後入欒高收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子旗欒施子良高彊絕氏次予國也虎門公門端委朝服何善為言無善義可助庸愈乎言罪惡不差於陳鮑

論誅祝史

（昭二十）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史公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疾怨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不思謗讟不憚鬼神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晏平仲

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　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聊攝齊西界姑尤齊東界已責除逋債

論和同

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加是

子猶梁邱據

論古而無死

又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季則虞夏諸侯遂伯陵殷諸侯蒲姑氏殷周之關發于春秋

景公遊於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

一而誅臣二使古而無死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何暇念死乎公愀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止禳彗星

（左）昭二十六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忒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論禮可爲國

（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贖越石父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薦御者

又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

顯諸侯今者吾從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國奢示儉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一裘不易儉於己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豈說即遣儉於賓也有子主經曾子主權是以論不合

隘而偪下

【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雜記】孔子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偕下

齊君之賜

【晏子春秋】晏子敝車羸馬桓子曰其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

此而爲隱君之賜乎章君之賜乎

知飢知寒

(又)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白裘見晏子曰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飢煖而知寒公悟乃撤裘發粟與飢寒者

親親厚賢

(新序)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三君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不可勝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使諸侯莫能屈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

盡忠

補過

(史記)太史公曰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將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沮尼谿封 詳孔子

孔子兄事 詳子產

崔子

立莊公 左襄十九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齊靈公卒莊公卽位　莊公大子光也

諫伐晉 左襄二十三齊侯伐衛遂伐晉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爲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崔子言有急不能顧君弒之以說晉

將有大志

〔又〕襄二十五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志在弒君也

弒莊公

〔又〕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

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子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大史書曰崔子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氏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滅崔氏

（又襄二十七）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且曰崔氏有禍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無歸矣乃縊明來奔慶封當國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終

尸崔杼

又襄二十八慶氏亡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陳文子

謂崔子將死詳崔子**知齊將有寇**左襄二十四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于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取其族還自害

謂晉不可叛

〔又襄二十八〕齊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按文子是年已在齊則逆齊不數歲而遂反襄二十七年崔氏滅慶封當國文子之反其在此時乎

謂桓子可慎守

〔又〕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至矣吾其何得曰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禍將至謂慶氏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善其不忘於貨財一說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政云爾

陳恆

執簡公　左哀十四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言之子我使為臣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闞止子成也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幄聽政之處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除害言將爲公除害

弑簡公（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詳孔子

舅犯

從重耳奔狄（左僖二十三）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奔狄在僖五年按國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偃父狐突（晉語）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

物不可以逐若以假之庶其霸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逐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其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逐之翟 監諸侯之為覡諸侯為誰動也

辭里克召 晉語里克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埽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

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背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教公子辭秦使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云云　詳見晉文公[晉語]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

懷公殺狐突

[左]僖二十三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勸公子行

又處狄十二年而行　僖五年奔狄至十六年去　晉語狐偃曰日吾此來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而欲親晉會其季年可也乃行　戾定也

與塊天賜

於僖二十三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得土有國之祥

醉遣公子

又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齊語　公子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

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從者足相國〔左〕僖二十三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詳晉文公

卿材〔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

惠以有謀〔又〕公子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賈季也〔左〕僖二十三

鄭叔詹曰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

勸受楚享〔晉語〕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

肅慨〔左〕僖二十三楚子曰晉公子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樂納懷嬴〔晉語〕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欲辭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惟秦所命也　懷嬴故子圉妻與焉與爲媵也子犯

怨懷公殺其父故勸之

不如衰文

（左僖二十三）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不如趙衰有文辭

授璧投璧

（左僖二十四）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羈馬羈絏馬繮

見利不顧君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許亡要君以利斷

納王

（左僖二十五）襄王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侯為平王侯伯匡復晉室

使民知義信禮

（左僖二十七）楚子圍宋宋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子玉無禮 又僖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許文公

退三舍 又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勸戰 又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

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盬唼也腦所以柔物

趙簡子

會黃父 左昭二十五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問子大叔禮** 又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詳世叔 **叔向諷論關臣** 晉語趙簡子曰魯孟

獻子有關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鑄刑**也若欲之將也待交拜可也關臣拜難之士以鑄刑

鼎（左昭二十九）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

哭子大叔（又定四）反自召陵鄭子大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杜註言簡子得用善言所以遂與簡子以私怒殺邯鄲午子亂而入于晉陽以叛則始亂之戒已犯之殺矣其他所戒亦多不免　杜說非也

受陽虎（又定九）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入晉陽叛（又定十三）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先是鞅圍衛衛人貢五百家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晉陽鞅邑（又定十四）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

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納衛世子　春秋哀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戰于鐵　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

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志父簡子之一名簡子不讓下皆自伐

圍朝歌

又哀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圍邯鄲

又哀四趙鞅圍邯鄲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

尹鐸保障晉陽

晉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襄子簡子之子無恤

按後知瑶帥韓魏攻襄子襄子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三家圍而灌之民無叛意與韓魏反滅知氏

尹鐸增壘培

又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培怒曰必殺鐸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

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踈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
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
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
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
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蠍背貢士吉
射聞趙氏所作壘壘也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言
見壘培戒懼足當師保焉少也

殺竇鳴犢舜華

史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詳孔子

竇犨論人化

晉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
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
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
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
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
犧爲畎畝之物人之化也何日之
有　宗廟犧喩貴畎畝之物喩賤

甯武子

盟宛濮（左僖二十八）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楚人救衛不克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　叔武衛成公弟謚
夷晉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
從京師
又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
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
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
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　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
侯逐驪桅甯子未備訟罰爭殺叔武事坐者與元咺
對坐也大士獄官訟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
橐衣囊饘糜粥也甯子以其貞
爲已職言其忠至所忠者深
貨醫衍
又僖三十晉
侯使醫衍酖
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僖公爲之請納玉于
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

冶廑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晉侯實怨衛侯故使醫加酖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

請改祀命

又僖三十一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

不答賦

又文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愾恨也覺明也戾罪也

蘧伯玉

從近關出（左襄十四）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孫文子孫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戚孫文子邑伯玉懼難作欲速出境於是孫林父殺三公子獻公出奔齊

又從近關出（又襄二十六）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甯喜甯殖子於是甯喜攻孫氏弒其君剽獻公復入

季札說之（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

蘧伯玉

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史魚恥不能進

【新序】史魚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當買尸北堂　詳史魚

晉不加兵

【說苑】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覘之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

至闕下車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

外寬內直

【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若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

隱栝正物之器

五十知非

【淮南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六十化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主史記孔子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孔子嚴事又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瑕邱諷文子詳公叔文子言觀發知知禮器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發發動舉措

史魚

季札說之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史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詳蘧伯玉謂公叔成必亡又定十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以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

與焉。十四年靈公遂公孫成。

尸諫

家語 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子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尸牖下。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子以父言告。靈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之尸諫。忠感其君者。可不謂直乎。

君子之道三

說苑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顏讐由

孔子主 史記 孔子去魯適衛。主顏濁鄒家。即顏讐由也。史記謂子路妻兄。乃因彌子之妻而誤

公子荊

季札說之（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子荆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詳蘧伯玉（按）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公南楚爲靈公驂乘齊氏射之中背者別是一人杜註不言是公子荆舊以公南楚爲公子荆今不從

公叔文子

季札說之（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按）公叔文子名發禮記註作拔集註名枝字之誤也詳蘧伯玉

諫追陽虎（又定六）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爲公子與二三臣之

于諸侯苟慶之將以之爲賢此尊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舒鼎衛文公之鼎昭兆寶龜弊鑑鞶弊以鏡爲飾蒙覆也

樂瑕邱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請前行而去惡其將欲奪人之地也

諡貞惠文子

【又】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有難昭二十年盜公如死鳥[illegible]班制尊卑之次多寡之節因舊典而修舉之以三字爲諡惟稱文子者文足以兼之

成驕

而亡左定十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戍來奔　請享欲令公臨其家子臣言能執臣禮

孔文子

奪大叔疾妻左哀十一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淫于外州。外州人侼之。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衞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舞。

訪攻大叔〔又〕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

勤公家〔祭統〕衞孔悝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此衞莊公賜孔悝之鼎銘。文叔。孔文子也。言孔氏先世皆以慶君愛國爲嗜欲。文叔能興起之。慶士。士即卿士。

王孫賈

叛晉〔左定八〕晉師將盟衞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衞人請

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非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士鞅侵衛。　捘擠也。亟臣。捘衛。恥也。賈言工商皆行。欲以激怒國人。

祝鮀

左定四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子

長衛於蔡

行儆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備職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君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

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
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
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
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
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叔啓商惎閒王室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
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
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
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陪增敦厚也少皞虛曲阜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旃大呂鐘名畛涂所經也略界也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近京畿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助王東巡祭泰山祭法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密須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鐘名大原近戎故自以戎法甚壽也蔡放也素逹反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桓魋

景公嬖魋（左定十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

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子地出奔陳

害孔子

史記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為石椁

(檀弓)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魋得罪

(左哀十一)衛大叔疾出奔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入曹以叛

(又哀十四)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旣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

而於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
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
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左師向魋兄向[illegible]
巢也子頎子車皆魋弟牛亦魋弟阬氏魯人[illegible]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 終